



作家的童年



童年文库

I28/6

DF53/05

作家的童年

14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50274



新 音 出 版 社

350274

《童年文库》

作家的童年⑭

*

新蕾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3.75 插页4 字数75,000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9,400

统一书号：R 10213·191 定价：0.51元

编者的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。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幸福地度着自己童年的小朋友，一定想知道那些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、增添了荣誉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是怎样度过他们人生的第一阶段——童年的。他们是不是也象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学习和游戏？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童年文库》，目的在于用朴实的文笔、生动的形象向小朋友们介绍我国当代的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、体育冠军和其他著名人物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，使小朋友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。

《童年文库》包括《作家的童年》、《艺术家的童年》、《科学家的童年》、《冠军的童年》等丛书。《作家的童年》收有我国当代作家撰写的回忆他们童年生活的文章。这些文章除个别已去世的老作家由别人代为整理外，均由作家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成。在每篇文章前，都附有作家的照片、手迹、简历和主要著作，使小读者们见人、见字、了解作家的历史和著作，读起他们的文章来更加亲切。

本丛书拟分若干集，每集约八——十万字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中国文联、作协和各省市自治

区文联、作协分会的鼓励和支持；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帮助和关怀，在这里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本集收入女作家茵子、李纳撰写的童年回忆。

新蕾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五六年苗子和李纳在一起



一九八〇年在西双版纳的胶林中



苗子

一九四四年，自然把我培养成一个浪子，
是个孩子。你供给了我向芸芸众生中一
棵小草，尽管水和阳光充足，生长着。
王睡在红花草的田里，裹着，戴着白花
冠，我又是一棵生花的小树。

目 录

- 乡村的童年..... 菡 子 (3)
- 远方的童年..... 李 纳 (85)

茵子的简历和主要著作

茵子，女，1921年生于江苏省溧阳县一个经营碾米、百货兼养蚕的家庭，童年在各种折磨中度过，用母亲做手工的钱读了五年小学。1934年考入苏州女子师范。在这个功课很多、文风颇盛的学校里，接受了进步工友、老师和同学在革命和文学方面的启蒙教育。因参加学潮，于1936年秋被秘密开除。后进竞志女校，参加救亡运动，读了不少小说和进步杂志，开始发表散文。1937年秋脱离家庭，在一个重伤医院工作。同年11月从家乡步行到江西南昌，找到正在集中的新四军。1938年正式入伍后，度过了为开创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战的艰辛岁月。在这段时期做民运工作，办通俗小报，自己也写各种形式的文章。1952年初进入文艺界，随即到朝鲜前线去了。

1952年到1966年的十四年间，曾有九年在安徽、江苏农村，两年在水利工地，一年半在部队，参加实际工作，担任基层领导。这个时期，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两个散文和短篇小说集。1977年重新以江南为基地，遍访过去部队作战的地方，并作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工作，参予乡村改革。这期间编写了三个集子：《万姐》、《素花集》、《乡村集》。作品中被选为中

小学教材和补充读物的有：《小牛秧子》、《八只小猫》、
《黄山小记》、《残阳如血》、《妈妈的故事》、《红花伞》
等。

乡村的童年

把我的童年献给你，我的朋友

葛 子

很冷很冷的晚上

很冷很冷的晚上，已经是子夜了呵！年轻的母亲痛得死去活来，两眼昏花，忽然看见屋檐下的冰凌，象一条白色的招魂幡；带刀子的尖风，呼啸着冲进了她的房门。死了倒好，她和刚出生的孩子，可以脱离苦海，超生去了。

说不定是个男孩呢？人的希望象不能吹灭的长明灯，一亮一亮地吸引着她。可她想起五年以前生的第一胎，就看不见那灯光了。那是在农忙时节，她在麦场上打连枷，咣嗒嗒，咣嗒嗒，一阵阵的肚痛，象竹笆打在自己的身上。不足二十岁的她，母亲已经死了九年，比她大十五岁的大姐姐离她又远，怀孕原不过七个月，谁来告诉她吃力以后就会早产呢？

她早产了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丈夫的嫂嫂——阿姆关照她说，早产的孩子胃口小，不能多喂奶；满月以后，她又参加了劳动。孩子一天天地瘦弱，终于死了。婆婆陪她哭了一场。一

想起孩子说不定是饿死的，她剜心剜肠地难过。阿姆又对她说，子息是命中注定的。那时阿姆已有两个儿子，这孩子死了正合她的心意。长子死后的四年当中，丈夫去南菁公学学农艺，寒暑假回来，也不大理睬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妻子。她种韭菜，结帽子，死做活做积了一点私房。夜里是她的希望，她苦苦地认了字，可以写日记，给丈夫写信。丈夫毕业那年，遇上大旱，回乡当了小学教员，他们这才有了第二胎。

这时，在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使她感到亲切而又可怕的人物：长嫂。兄嫂一起搬到附近的小镇上开了茶馆。

怀了第二胎以后，嫂嫂来看过小姑。这是一次权威性的访问。嫂嫂掐指叨算了很久，判定小姑要生了头。

“管它呢，生丫头也不过第一回。”年轻的母亲显得有主意的样子。

“你推板不起呵，养媳妇熬了四五年，阿姆两个儿子，你能生丫头？”嫂嫂摆了严重的形势，没有一个字能打折扣。

“板是丫头？”象是对命运本身提出抗议。

“瞧你脸上红润细白，肚子又是圆圆的。”嫂嫂笑了，在她变幻莫测的眼光里，包含了多少人生的见识。她原是能招神上身的收生婆。接着她讲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^①。

孕妇在心里嘀咕，她怀的既不是太子也不是公主，自己不过是一个黎民百姓，为什么不能生个女儿？

“看你没脑絮的人”，^②对方有点威严地责怪道，长长地

^① 狸猫换太子 是当时乡间流行过的连台本戏，说的是宋朝宫内权力之争。西宫设法用狸猫把正宫娘娘生的太子换走。这里成了产后换子换女的比喻。舅妈就是用这个比喻，说明做母亲当时的地位，如生丫头，非换一个儿子不行。

^② 脑絮或脑素 故乡对脑体的俗称，这里概指大脑神经中枢。

叹了一口气，“全是命中注定的，拗不过菩萨！唉！兴许有愿意拉扯这个丫头的合适的人家。”

听了嫂子的话，她惶然了。真的是命吗？嫂子嘟囔着，又说出这样的话：

“唉，找个替换的私生子吧，只要酉时肚痛，子时临盆……”她这是说孩子出生在一个能保守秘密的很冷很冷的晚上。

既然命中注定，小姑，你就安心迎接这个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吧！年轻的母亲怀着一颗忐忑的心，在等待着她不能预料的事情发生。

她比以往更出力地参加稻场的劳动。命运却迟迟不向她宣示凶吉，日子长了，她心里增加了抵抗命运的勇气，不过仍然不能完全挣脱出来。冬天她缝了一叠小衣裳，挑的都是不分男女都可以穿的花布，比平时多缝了一套棉衣棉裤，指头上戳出几回血，白毛衫领口上就有血迹，咸的泪水把血迹浸成一朵小红花，藏在红色的滚条里边。也许肚里存在的本来就是一个男孩？或者这丫头的命里不该母女分离？

除夕她也曾扫过地，倒过垃圾，还特地买了一挂爆杖，在漆黑的夜里放了。那声音好象默许着什么，一切将重新开始。

从此她晚上做着新的梦，伴着丈夫的鼾声。

新春她去娘家拜年。进门象是有人推她一把，跌了一个绊儿，看见柱上贴的“福”字竟是歪的。定睛一看，一个穿空心棉袄束腰带的种田人从嫂子的房间里出来，从后门走了。嫂子也跟在后面，笑眯眯地说：

“运气呢！这是樵柴的许大，家里有个八岁的儿子，要抱一个媳妇。世界上的事也真巧，有一棵草有一滴露水提。”

是这样的运气呵，我的小草！

从小镇回她住的汕头村，要走过山坳背的树林，林子里有几棵常绿树，在夜里撑着黑伞。风吹得紧，叶子窸窸窣窣地对她说着话，它们说什么呢？

快到月梢的那几天，嫂子来说：

“恭喜你，客棧夜里拾到一个刚生出来的男孩。”

这也是运气么？十二道金牌自天而降，她象是一个反绑着手的囚犯。就在开月的第一天傍晚，她肚痛了，可不正是酉时？

子夜过后两个小时，孩子呱呱落地了。象验明正身似的，大家一看，果真是一个丫头。于是，“拾到”的男孩躺在了母亲的怀里，而许大准备来抱丫头的破棉袄，从门缝里塞进来了。

棉袄里包着两方长糕，上面各贴一张糕笺，除“桂花雪片”四个黑字而外，另有四个难以辨认的字体“吉祥如意”。因为穷，竟买不起金字长糕。母亲对着那残缺不全的“吉祥如意”落泪了，女儿只值这样的两方长糕么？再看棉袄，这个连旧衣裳也洗得角角正正清清爽爽的女人，怎么舍得女儿被裹在又脏又硬的破棉袄里？她瞧瞧躺在盆里的女儿，她正大哭大叫证实着自己的存在！母亲听见她在哭声中叫着：

“苦呀，苦呀！”

一层芦席隔成的外间，住着老大夫妻俩。这么深沉的夜，只听得阿姆分明清醒地问道：

“丫头还是伢呀？”

嫂子毫不含糊地回答：

“伢呀！”

“缺一样东西吧？”这女人早已未卜先知的样子，巴望老

二家生个丫头。

母亲的心别别地跳，她看着怀里的孩子，女儿仍在哭叫着。母亲想：她是知道的呵！再一看抱来的儿子，怎么是一个没有声音的腊人人^①，她俯下身去仔细察听，才感到微弱的呼吸。嫂子皱眉、瞪眼、打手势，一字千斤地下着决定：“磨不得的！”伸手来抱女儿。母亲闭上眼，泪珠却从睫毛边上一颗颗地滚下来，她把两个孩子抱得紧紧的，坚决地回答嫂子：“我拗你这一回。”

“我是哪路的神呀，”嫂子坐上床沿说。她这才觉得脚指头冻得生疼，产妇脸上也死人一般灰白，这原是她们巴望的很冷很冷的晚上！

产妇仍在无声地哭泣。房里没有暖烘烘的炭火，房外没有丈夫的慰藉，怀里的一男一女，一个冰也似的冷，一个雷样地喊叫，三个人的命运，面对这寒冷的长夜。嫂子又是皱眉、瞪眼、打手势。母亲睁眼看着孩子，“作孽，缓一个时辰吧！”她想到男孩已经冻坏了，再不能把女儿送到尖风中去。嫂子一看，也有点吃惊，她承认孩子确是过山坨背喝了风，又是个不足月的！

整整过了两个时辰，母亲的体温没有把男孩暖醒，女儿的哭声却送走了这个共命运的小人儿。母亲把女儿的新棉袄送他上路，在许大的手里，放了两个滚烫的银圆。

过了三朝，她泰然地迎接阿姆异样的眼光；也从眼光里，探知丈夫一颗冷漠的心。只有忠厚的阿婆宽慰她说：“我也生过三个丫头。”

^① 腊人人 家乡上话欢喜用双字，腊人人即腊人儿，还有把女儿叫做女女的。

这就是我半个世纪以前诞生的经过。

母亲看着这棵小草，想替我取个名字，叫小草不行，起个草字头的名儿，就叫芳芳吧！

“哪里能取这么妖娆的名字，”父亲板着脸孔说：“——叫她跟伢！^①（根据惯例，后来的学名写作“庚华”）下一回你还指望生一个丫头？”这是他最关心的。

连小草也不是，真是不配有自己独立名字的苦命丫头。不过祖父怜惜地叫她“庚丫头”，他是不是也要跟命运作对呢？

到我十四岁的时候，母亲有一天对我说了这个很冷很冷的晚上的故事。那个樵柴的许大，当年就领到一个养媳妇，长得四块齐大，能够挑柴上街卖了。卖得的铜钱，就到我家店里来换米和油。妈妈看看她，又定眉定眼地看着我，忧伤地说：

“那天夜里若把你抱走了，这挑柴卖的就是你呀！我是叫到后面把你认了女儿好呢？还是多给你一点米和油？”

当时我已经参加过苏中女子师范的学潮，对这个痛心的提问，不过淡然一笑。倒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，我多次想起出生时的厄运，感激疼我的母亲，不过有时也痴痴地想，要是抱了出去，到现在我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呢？

祖父的家庭

所有我们县西南山乡的住户，都与太平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现在的山民，还讲着本地和老家的两种语言。我出生的汕头村和它附近的小镇茶亭，从地形上说，好象在山口口上。在我未出世的六十年前，侍王李世贤的队伍就扎在这里。攻打溧

^① 伢 当地称男孩的为伢，取名跟伢是预示在她后面将跟来一个男孩的意思。

城，定都天京，这一带成了太平军的后方，也是集市贸易之处。前不久我还在翻建茶园的瓦砾堆中，看到太平军携带的并颈水壶。

光绪年间修的《溧阳县志》上，还没有茶亭这个名字，说不定“茶亭”就是太平军时代应时而生的吧！祖父的老宅，一直蹲在汕头村上，离茶亭一里多路。门口有一口大塘，跟村子一般长。晴朗的日子，从对岸的湖桑上看塘里的“水市屐楼”，在垂柳中摇曳着的，是另一个汕头村。我有时很奇怪：在村子后面，离塘半里路的山坳背上的老树，也都在水里排成郁郁葱葱的队伍，近在塘边的村庄反而显得小些。我把这塘看作一面幻镜。我爱爬树，家里人越担心害怕，我越是呆在树上，躲在叶子里面，但我一想起幻镜会指给家人我藏在哪儿，就赶忙自己走出来了。人们还是指责我上过树，摘过桃子或者桑果。我去塘边看看桃树和湖桑在水中的模样，并不能从叶子里看出人来。在水中我倒看清了自己，嘴边不是留着烂桃鲜红的痕迹，就有桑椹抹下的唇圈。于是我脱下鞋子，走进浸水的石板上洗。鹅呀鸭呀也学着我的样子，把头闷在水里，然后摇头晃脑地洒水，水面上溅起一串串的银花。我正玩儿得起劲，却被大人老鹰抓小鸡似地拽上埠头。大人为了说明我下过水，拎着我的鞋子，好去作证。我却回头看了又看，寻我赤脚走过留在石板上的水印，对我水中的伙伴招手致意。

那时如果爷爷回来了，算是我的运气。他的脸孔是我在庙里看见过的：蚕眉长鼻，长方脸儿，眼珠在动与不动之间。他是一个常穿月白长衫的白胡子老头，手持竹柄烟筒，长得很。我疑心他要在地上拖着走。这又是他执行家规的武器，那个发亮的荸荠般的铜烟筒头，有时能在头上凿下几个毛栗，俗语叫

做“凿钉公”，比食指打弯敲在头上要厉害得多。在我与祖母共眠的时候，他没有打过我。庚丫头原是个野孩子，说话不会讨人喜欢，晚上却能用两只胖胖的小手，小心地为爷爷搓点烟的火媒子，捶打爷爷奔波一天的双腿。强睁着打盹的眼睛，搓着捶着，都要看一下爷爷似动不动的眼珠。心里说：我是爷爷嫡亲的孙女儿！现在他看见我那打湿了的鞋子，又看着我绞着攀儿的两只小脚，两只小手也怯怯地去按他的烟筒杆儿。爷爷抓起两只搓纸媒的小手，轻轻地拍了两下，笑了。那时听见伯娘的声音：“淹死鬼怎么没拿了你去？”她会说她骂的是与我同岁的闺女。我望望祖父，祖父也望望我。然后他的眼睛，望着大塘对岸的田垄。每当他这样望着的时候，我也从他的眼中看到他望的一切。

这是我最早的美学观点，他与包容万物的大塘、老屋的青砖白墙，特别是春天田野里紫盈盈的红花草，是最和谐的。家里没有诗礼传家的摆设，多的是刷得发白的方桌，四面放满了长凳。但祖父的好客风尚（大都是外地来的客人）、和颜悦色，是主宰这个家庭的灵魂，虽然这个家庭已经危机四伏。

我对祖父的家业一无所知，只听祖母说过家里还有一副太公留下的打铁家伙，想必是太平军时代的铁匠所用。山里还有一家专门纪念铁匠师傅的古墓，不知那里是否埋着我的祖先？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，汕头村发生过一场瘟疫，村上只留下我们一家，附近的田地，也都归在我家名下。不久被祖父的哥哥卖得差不多，祖父苦苦哀求，才从哥哥手里留下一点。也许老弟兄俩都认为这是“自来财”，大爷爷畅手畅脚地花了，自己也没留下子嗣，甚至也没有与我们打个照面，就别了人世。自己爷爷呢，一生带着疚意和善心对待陆续搬进汕头村的异姓，